魯什卡的魅力

冬泉

去年三月，兩岸三地及海外的學者、作家聚首香港嶺南大學，參加「當代文學六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後演講會上，作家王蒙提到蘇聯文豪蕭洛霍夫的長篇《新墾地》，書中有個主人公叫拉古爾諾夫。王蒙說，這個拉古爾諾夫與一個跟反革命富農有密切關係女人打得火熱，而且「拉古爾諾夫在一次做愛之後，他想到——這是他的原話——女人，這是人民的鴉片煙」。

王蒙是新中國年代成長起來的作家，一九五六年以中篇規模的短篇《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馳名文壇，連毛澤東也讀過，並有點評。不僅是這篇小說，就是全部的文學創作中，王蒙深受蘇聯文學的影響也一目了然。前些年，王蒙甚至把自己所寫有關蘇聯的回憶文章集結出版，書名就叫《蘇聯祭》。平心而論，在中國作家中再沒有誰能寫出這樣一部書，就算一些專攻蘇聯文學或研究蘇聯問題的學者，也未必能有這功力。

然而，王蒙在嶺大文學講演中，關於《新墾地》主人公、頓河草原格村黨支部書記拉古爾諾夫的介紹，卻是錯得太離譜了。什麼他「與一個跟反革命富農有密切關係女人打得火熱」？什麼「在一次做愛之後」？天哪，這女人不是別的什麼人，而是拉古爾諾夫自己的老婆——魯什卡。

魯什卡是一個極具性格的風流女子。在蕭洛霍夫筆下，她的性魅力任何男人都無法抵擋，連丈夫同事、農莊主席及老黨員達維道夫也拜倒她的石榴裙下。丈夫拉古爾諾夫知道妻子魯什卡擁有情夫一大把，其中包括富農子弟鐵莫菲，也睜一眼、閉一眼。最終，拉古爾諾夫趕走妻子，是因爲鐵莫菲被押送流放地時，魯什卡當衆哭哭啼啼告別，丟了黨支書丈夫的臉。休妻是黨性戰勝人性的「範例」，但拉古爾諾夫在內心深處對魯什卡仍留戀不已。對於這些中國當代農村小說中根本看不到細節，讀者都難以忘懷。

缺鈣的戲曲

鄧小秋

現在，總是有人說：戲曲沒有觀衆。這話說得不錯。但是，要想有觀衆，就要在質量上不斷提高，在內容上有所出新，要有好的劇目。這個道理大家都懂。然而，做起來就不是這麼簡單了。

建國以來，戲曲最大的一個功能，就是宣傳政策，歌頌英雄人物。以致到了「文革」，就成爲江青利用的工具，大搞「樣板戲」，鼓吹「高大全」。歌舞昇平，一花獨放。時至今日，戲曲界的人士依然如故，仍是束手束腳，不敢接觸一些敏感題材，不敢針砭社會時弊。對於當前老百姓所關心的一些實際問題，有關民生的種種呼籲，大多也都是採取迴避的態度。這麼多年來，全國各地年年會演，年年評獎，劇作者不知寫出了多少劇目，多數是古裝題材。即使是寫當代生活，也以正面刻畫爲主。否則，根本就不可能搬上舞台。久而久之，戲曲界的新編劇目，已形成了不敢面對現實，不敢大膽揭露社會矛盾的尷尬局面。而那些能搬上台的表現一般、內容膚淺的劇目，要想吸引觀衆，自然很難。

近來，一齣《蝸居》，引起萬衆矚目。曾幾何時，幾家電視台同時播放，吸引了千千萬萬的觀衆。街談巷議，熱熱鬧鬧。有一位官員，很不知趣地抨擊它只是以性與反腐敗來引人眼球。結果惹火燒身，犯了衆怒，竟然有人將他搜索了一回，硬說他擁有兩套豪宅，成爲開發商的代言人。此舉雖然有些過分，但也可以看到文藝作品的眞正功能與作用。像《蝸居》那樣的劇目，並不需要有關方面去組織與動員，它只要與民衆心心相連，自會有人去觀賞。

現在，再來看看戲曲的現狀：表現現實生活的作品太少，和老百姓的生活距離太遠。既脫離現實生活，更缺乏思想力度。如果說，戲曲只想討官員們的歡心，一心是爲政策服務、爲政績服務，就像是一個缺鈣的病人，直不起腰桿，不敢爲老百姓說話，那麼，人民還會需要你嗎？老百姓還會歡迎你嗎？

張雲溪接槍

徐城北

張雲溪先生過世許多年了。他一輩子唱了多少戲？可能數不勝數。這裡的《接槍》是哪一齣？我告訴您，這不是現成的戲，而是他在生活中精彩的一個小鏡頭。

我是一九八〇年調入中國京劇院的，初期，領導也沒派給我具體的編劇任務，只說「你多看看戲吧，特別是咱們劇院的戲，也熟悉熟悉演員。知道了他們的特長，以後寫戲中再給予發揮，就是了。」！一次在長安，我說的是老長安，西單路口的那個。具體的戲碼記不得了，反正是一個外地劇團進京演出。我們去是爲了觀摩。也沒跟要觀摩票，記得劇院領導說：「你直接去就是了，進門就跟收票的點點頭。你現在到處寫文章，這些地方怎麼會不認識你呀。」我一笑，去了，點了頭，果然放行。偶然一回頭，看見了張先生正在進場，左翻兜，右翻兜，最後找到了票，這才進場。我心頭一琢磨，您張先生在這兒可沒少唱戲，他把大門的檢票員怎能不認識您呢？這也說明功成名就的您認眞，您是眞來看戲，或許人家劇團是把票送到您家，再三叮囑請您「一定捧場」來的，所以您就來了，或是不得不來，您得規規矩矩在給您的座位上坐下。一會兒開鑼，人家興許會從大幕縫裡往下瞅這個座位有人沒人！看見您來了，當然高興；看見是個空座，只能歎息一聲，只能對領導說沒能請到您這位武戲名家……

我們則不同，看戲是任務。尤其的外地劇團的戲，「要盡可能多看，而且要認眞看。好了你就說好，甚至給他們寫文章。你不知道，如果你發一篇五百字的小文，他們會一蹦老高。這是成功的表現，他們回去就拿它說事！如果戲一般平平，你也平平着看過，遇到他們的人，態度上要禮貌，不要不搭理人家。」這些都是常識，其實也用不着領導隔三差二囑咐我們。當然，外地團的戲如果實在不行，我們就可以低頭打瞌睡，裝睡覺。這，總不算失禮了吧？且說這一晚，外地團的戲就實在不行：一開鑼就瘟，連武戲都瘟，您說怎麼辦？我本來精神充足，硬讓他們演得瞌睡連連！那天晚上，他們演的是折子戲的集錦，一齣連一齣，越唱我瞌睡越大。我發覺這樣不行，右手狠擰了大腿一把！生疼！我幾乎喊叫出聲，又忍住。忽然覺得簡直可以寫諷刺文章，說明看戲者自己擰自己！這似乎在北京票友當中也沒有先例。就這時，台上武戲正在對打，刀去槍來，風雨不透。觀衆有些情緒了，有幾位甚至在「帶（頭）掌」了——其他觀衆經這一「帶」，也劈劈啪啪鼓起掌來，也因爲掌聲過於零落，總也不成氣候。正這時，忽然有幾聲「哎呀」的大叫，如同雲天中的炸雷一般！我急忙睜眼一看，戲台上一桿大槍，正以加速度朝台下飛來！「哎呀」之類的喊叫陡然響起，我隨聲望去，一件長武器（大槍？大刀？）正向台下飛來，同時它還帶着旋轉！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前排（五排？六排？）中一人站起身子，一伸手，把那桿長槍穩穩攥在手中。這人不慌不忙，還順帶捋了捋槍頭的紅櫻子，然後鄭重地扔回給台上的演員。演員接住了，連忙彎腰：「謝，謝了……」

前排那人坐下，四周響起掌聲以及低低的「張雲溪、張雲溪……」的聲音，因爲有了這聲音，劇場中的掌聲反而更大更長了。

這事上不得正史，官方人物未必多說，也未必知道。這事發生過不久，我還專程跑到張雲溪家裡「道歉」。因爲我在《北京日報》上發了一篇《瘦肉與肥肉》的文章，說目前劇團武戲演員人數過多形成的拖累不小，因此安排文戲時總要加上一點武戲，以免武戲演員沒事幹，這就與「肉舖賣瘦肉時總得搭上一些肥肉」一樣。報紙刊登出來，武戲演員找到院部「要揍徐城北」，被院長勸阻：「文責自負，小徐文章或有不當，但你們一動手，責任就在你們一方。」這些武戲演員都是張雲溪的下手。院部最後與他們達成協議，要徐城北去張雲溪家進行解釋道歉。我當時沉浸在對張先生接槍的陶醉中，於是答應了院部的建議。院部派通訊員先送去報紙一份，然後勸我騎車去往張的家。那天恰是颳風天，我去了。他熱情接待了我，打了半盆清水讓我洗臉，又親自擰了一個新的手巾把。我們談得很好，他還在家請我吃了頓便飯。那時沒有電腦，但我事先查清楚他的歷史，回來就寫了一篇《南方的東西北方化》的小稿。他很滿意並感謝，尤其滿意這個名字，把東西南北四個字都用進去了。張先生在我們劇院不算最最有名的演員，但唱戲認眞，自有他自己的一幫戲迷。他最馳名的戲是《三岔口》，最親密的舞台夥伴是張春華，最得意的女婿是李富榮，最持久的情人是東北的某某某，當某某某回北京時他倆分手多年重遇了，兩人手拉手旁若無人……我聞聽後側面打聽他夫人怎麼反應，其武行回答說「念在雲溪年老了，也沒說什麼。」

梁啓超不捧場

陳魯民

過去，街頭賣藝的人一開場總有這麼幾句詞：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請大傢伙捧場，有錢的捧個錢場，沒錢的捧個人場。的確，不論是賣藝、演戲、開會、活動，只要是公衆活動，都需要有人捧場，如果沒人捧場，冷冷清清，門可羅雀，或被人砸場子，那都是失敗。文化人雖自奉高雅，與衆不同，同樣也需要有人捧場，以壯大聲勢，以擴大影響。

康梁一起變法，曾親如兄弟，但康梁的性情又差別很大，康有爲多少有些趨炎附勢，喜歡到處捧場，梁啓超則疾惡如仇，眼裡揉不得沙子。軍閥吳佩孚過五十大壽，給康梁都發了請帖，梁啓超嗤之以鼻，不屑一顧，拒不捧場；康有爲不僅親往捧場祝壽，而且絞盡腦汁，送上賀聯：「百歲功名才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極盡吹捧之能事。雖得了吳佩孚的歡心，被敬爲座上嘉賓，卻爲時人輕之，梁啓超也羞於與康爲伍。

梁啓超的不捧場，還表現在他在徐志摩、陸小曼的婚禮上的那一番「不近人情」的講話中。人家敬他是名人泰斗，請他主持婚禮，本想借他盛名以振聲威，沒想到他劈頭蓋臉竟是這樣一番教訓：「志摩、小曼皆爲過來人，希望勿再作過來人。徐志摩！你這個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學問方面沒有成就，你這個人用情不專，以致離婚再娶。陸小曼！你要認眞做人，你要盡婦道之職。你今後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業。你們兩人都是過來人，離過婚又重新結婚，都是用情不專。以後要痛自悔悟，重新做人！願你們這是最後一次結婚！」一語既出，滿座皆驚，這哪裡是來捧場，分明是來砸場子的嘛。

胡適雖沒梁啓超脾氣大，但也是個有原則的人，決不輕易給人捧場。學者謝楚楨寫了一本《白話詩研究集》，找到老同學胡適，希望他能過過目，幫忙說幾句好話。胡適讀完，認爲這本書寫得太差勁，根本沒有出版的必要。但後來，《白話詩研究集》還是出版了。謝又來找胡適，請他在報紙上介紹一下這本書，胡適再次拒絕了。沒辦法，謝楚楨自己在報紙上登了個廣告，並拉來沈兼士等名人，寫了一大堆動聽的話。胡適對此很不屑，在當天的日記裡寫道：「我生平對於社會濫用名字的行爲，最爲痛恨。社會既肯信任我們的話，我們應該因此更尊重社會的信任，絕不該濫用我們的名字替滑頭醫生上匾，替爛污書籍作序題箋，替無賴少年作辯護。」

初唐詩人王勃的不捧場，更是傳爲佳話。滕王閣修好了，要找高人寫序紀念，這可是個出名的好機會。當地最高長官閻都督要給自己女婿長臉，把此機會留給了自家姑爺，大家也都是來捧場的。會場熱熱鬧鬧，人聲鼎沸，就等着閻家東床出來獻藝作秀，偏是心高氣傲的王勃不捧場，憑着滿腹才華，奮筆疾書，寫下千古名篇《滕王閣序》。試想，如果王勃也隨大流一起捧場，只喝悶酒，不發異見，我們豈不是會和「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失之交臂嗎，那該是如何的惋惜啊！

捧場是人之常情，不捧場才見人之眞性情；捧場能捧出一團和氣，不捧場才能出眞知灼見；到處捧場者是爛好人，一錢不值，不隨意捧場者，有所不爲，方爲世間高人。

鍾情（攝影） 李增元

廣州赤崗領事館區今昔

王德凡

廣州赤崗領事館區位於赤崗塔與廣州大道之間，佔地十萬平方米。改革開放前，這裡是遠離繁華市區的一片稻田和果園。珠江水灌溉着肥美的土地，一派廣州郊區的田園風光。前些年在變身爲領事館規劃區後，曾進行過一些基礎建設，近半年多來，又進行了道路和相關工程設施建設，重修的柏油馬路清新寬敞，新栽的行道樹和花苗生機勃勃，一塊塊建館用地綠草茵茵。泰國、韓國、印尼、越南、新加坡和科威特等國即將在這裡興建領事館。

三十多年前，赤崗地區只有一條沙石公路新港路和一條通往市區的公交線，赤崗塔下只有田間小道。赤崗居民去珠江「河北」需要繞道海珠橋，他們把去市區叫做「上廣州」。現在赤崗已成爲新城市中軸線上的繁華地段，領事館區四周的道路四通八達，南有新港路、藝景路和新市頭路，西有廣州大道，北有藝洲路，東有藝苑路，江邊還有規劃的閱江西路。周邊的馬路上奔跑着四十多路公交車，地下有地鐵二號、三號線，還有在建的珠江新城集運系統的南起點站。珠江前航道上的廣州大橋和獵德大橋，後航道上的洛溪大橋和新光大橋，提供了跨越珠江的方便。

位於領事館區東邊沿的一座紅砂岩小山崗上的風水寶塔赤崗塔，是廣州市文物保護單位，始建於明朝萬曆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與琶洲塔、蓮花塔共稱古城三塔，已歷經滄桑近四百年。赤崗塔高約五十米，直到三十年前，它仍是赤崗地區最高的標誌性建築，在歷史上起到了廣州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古航標作用。在塔基上鑲嵌着形象生動的外貌爲洋人的托塔力士石雕，反映了明代廣州中外文化交流非常活躍。

我初見赤崗塔時，因年久失修，塔身已搖搖欲墜。一九九八年經過維修，舊貌換新顏。廣州市將投資一億元，圍繞赤崗塔建一座佔地二點八萬平方米的赤崗塔古跡公園。

如今赤崗塔周邊樓宇林立而不顯孤單。特別是在距赤崗塔約三百米的珠江南岸景觀線與廣州新城市中軸線交匯處，二〇〇五年破土動工的廣州新電視塔直插雲霄，已於二〇〇八年完成了混凝土核心筒主塔體和外圍鋼結構工程，去年又安裝了天線，總高度六百一十米，爲目前世界第一高的電視塔，是廣州的新地標，現正進行彩燈調試，今年亞運會可提供使用。新電視塔上將設有觀光和多種娛樂設施。在新電視塔下，將投資五億元建造反映時代風貌的珠江世紀廣場、觀景廣場等市民文化休閒地帶及地下空間工程。規劃圖顯示，領事館區與這些廣場、江邊景觀及赤崗塔公園緊緊相連。

在領事館區還可看到與新電視塔隔江相望的高四百三十二米、一〇三層的珠江新城西塔（廣州國際金融中心），那是一座列於全球第六位、中國第三位的高樓，也於二〇〇八年底順利封頂，是廣州的又一個新地標。

各國領事館建成啓用後，將和傳承古代文化的赤崗古塔及承載現代文明的新地標一起，形成古今中外交相輝映的亮麗風景，成爲廣州的一個重要地域，也必將吸引衆多中外遊客前來觀光遊覽。

無酒之醉

易水寒

我和小福每次在電話裡都要重複這樣一句話：「將來有機會見面，一定大醉一場。」得知我戒酒的消息，他在那端顯然目瞪口呆了：「咱倆見面後還喝不喝酒?!」

我說，沒事兒啊。我喝水也跟喝酒一樣。

做出戒酒的決定，是在一次小酒之後。先喝了三兩白酒，又添了幾瓶啤酒，腦子還是清醒的。但回到家裡，肚子裡翻江倒海，跑到衛生間嘩嘩大吐。以前多次大酒以後，都沒有這種要命的感覺。那一刻，好像自己馬上就要完蛋了——我的老婆怎麼辦？我的孩子怎麼辦？請原諒，這是我每當遭遇困境時都要想到的問題。

——我決定戒酒了。

曾經有過幾次，我猶猶豫豫地聲稱戒酒。朋友說，幹嘛這麼決然？可以少喝一點嘛！結果，先是少喝一點，再是多喝一點，喝來喝去，戒酒破功。少喝與多喝之間，沒有明顯的界限，我把握不好。來點乾脆的吧，說不喝就不喝！

第二天就趕上一個酒場，自始至終我滴酒未沾。本來，我以爲自己會冷靜地做一個旁觀者，但隨着添酒回燈，大家越來越進入狀態，我端着飲料，腆着臉跟大家碰杯，一點沒覺得異樣。更神奇的是，很快我就微醺了，滿臉漲紅，手舞足蹈，暢所欲言。一位出去接電話的朋友回來問我：「你剛才是不是偷着喝酒了？」我說沒有。他說，你這明顯是喝了嘛！

接下來的幾次，幾乎都是如此。別人在喝酒，我在喝水，可喝着喝着，我的情緒就被他們帶過去了，隨着大家一起進入高潮。我甚至一度提醒自己：你並沒喝酒，你並沒喝酒，控制自己的情緒。但不管用，我還是不由自主地抵達了酒醉的境界。

兔子肉是一種比較奇怪的食物。它跟雞肉同煮，端上桌就是雞肉味，跟魚同鍋，就變成了魚的味道。

我在酒桌上，有點像兔子肉，酒桌上的人醉了，我也就醉了。也或者，我骨子裡本來是有酒的，激情一經引發，便噴湧而出，至於是否眞的喝酒，反倒在其次了。人爲什麼要喝酒？我想，不是爲了健身，也不是爲了解渴，只是爲了酒後的一醉吧？既然我已醉倒，何必多餘飲酒？想想有些人只知狂喝，一醉即如死人，這種喝法，喝了也是白喝，不知酒之精髓，喝進人肚如同喝進狗肚子去了。

有人編了個順口溜來描述「酒」：「看起來像水，喝起來辣嘴，到肚子裡鬧鬼，晚上回家四處找水，第二天早晨後悔。」這個後悔，或許就是高潮之後的空虛了。而無酒之「醉」，第二天醒來，絕無後悔之感，反覺綿延醇厚，回味無窮。

我愛這種感覺。

石城賞梅

季旭東

梅花是石城南京的市花，而賞梅也是南京人孟春時節的一項重要的踏青活動。在南京，提到賞梅，人們會不約而同地說起去明孝陵邊上的梅花山。其實，南京人的賞梅活動要遠比梅花山的歷史悠久。

南京人的賞梅活動至少可上溯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六朝時期，從那時起直到明清，就沒斷過。唐代詩仙李白曾有詩云：「昨日北湖海，開花已執枝；今日白門柳，夾道垂青絲。」詩中的北湖、白門均在今天的玄武湖一帶，此詩首二句是對當時此處梅花盛開情況的描寫。

明清時期，石城賞梅的主要景點在紫金山東南一個叫梅家塢的地方，它距如今的梅花山並不遠。明代國子監監酒官馮夢禎曾在其《靈谷探梅記》中寫道：「越靈谷而東二里許，北行百步，達梅花下……梅花之盛，無如靈谷塢中，盡一塢皆梅花，參差錯落不下千株……」此處的靈谷塢即梅花塢。因有如此美景，所以這裡就成了當時的文人雅士們賞梅的一個極好去處。不過來此賞梅的人卻絕無一人敢伸手採摘這裡的梅花，因爲這裡的梅樹上都掛着寫有「皇家御用」字樣的牌子，隨便折枝採花是要被問罪的。清代以後，梅花塢的梅花在歷次戰亂中消失。到了民國初期，石城百姓們賞梅的重心便逐漸轉移到了梅花山。

梅花山位於明孝陵前，它是三國時東吳大帝孫權陵墓的封土岡，當時被叫作孫權岡。說到梅花山，就不能不談一下南京民間那則關於梅仙獻樑的故事了。相傳東晉時，有一次皇帝命大將謝安負責重建金鑾殿，謝徵用了六千人，歷時半年，在臨近完工時發現，唯獨缺少一根大樑。謝大怒，問何以如此。工匠們說是找不到合適的木料，謝一時也沒了主意。這時有人稟報，說秦淮河裡漂來根巨木。謝安忙命人撈起往金鑾殿上安裝，結果分毫不差正合適。後來人們發現孫權墓上的一棵老梅樹不見了，人們都說這是梅花仙子在救人呢。因爲若不能按期完工，工匠們是要掉腦袋的。老梅樹沒有了，但原處卻長出了越來越多的梅樹，這裡也因此而變成了一座長着許多梅花的山崗……

梅花山的賞梅史其實不長，還不足八十年。它始自於一九二九年，那年孫中山奉安於中山陵。當時的總理陵園管理委員會把孫權崗開闢爲中山先生紀念植物園，開始大規模地種植梅花，到抗戰前已成就了一大片梅花園。日據時期，汪僞政權曾將汪精衛的屍體下葬於此，並把孫權崗改名爲梅花山。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炸毀了汪墓，並在原址蓋了一座亭子，還命名爲觀梅軒。當時的總理陵園管委會主任，孫中山的兒子孫科還爲此亭題寫了「觀梅」、「放鶴」兩塊匾額。

如今的石城賞梅活動是過去難以望其項背的。這裡每年的賞梅時節都會舉辦梅花節，屆時會圍繞着梅花這個主題進行許多活動，以梅花展、演出等等，這其中尤以梅花彩車巡展於市區主要街道引人注目。凡彩車經過處，無不是人頭攢動，人聲鼎沸。不過相比之下，只要條件允許，石城百姓似乎更願意去梅花山賞梅，因爲在那裡可以與梅花直接接觸，就近觀賞。